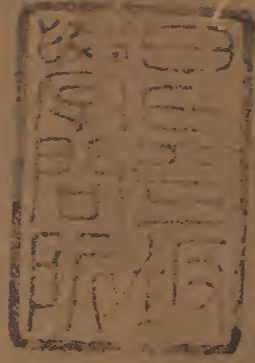


陶靖節先生集

附錄年譜 昭明陶傳 陶集序
 顏延年誄 蘓東坡和陶詩 松論



			一	漢
			二	書
			三	門
		八	七	
		〇	七	
六	七			類
冊	架	函	號	

三	二	漢
四	一	書
函	三	
一	七	
七	六	類
架	冊	

葛陶合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137
冊數	6 (6)
函號	314 191

共六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淺草文庫



陶靖節先生年譜

河南吳仁傑編次

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公侃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未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為宋

陶集

年譜

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
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
端從先生本志云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先生生於是年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

六年辛未

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太元元年丙子

祭程氏妹文云慈妣蚤世我年二六先生生
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
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第四女大司
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

十年乙酉

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
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

陶集
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潦饑饉故云十六年辛卯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云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十八年癸巳

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云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十九年甲午

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

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註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四年庚子

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考之先生蓋於此年作鎮軍參軍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註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註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

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
辟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
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
句云靜念林園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
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
好爵縈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
十有二年

五年辛丑

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文選此詩

遙遙至西荆李善註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
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
云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
荆州刺史所謂自隆安三年桓玄襲殺殷仲
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嘗別授人淵明之行
在五年豈嘗仕於玄耶傳云爲鎮軍參軍事豈
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玄行鎮軍將軍事豈
又嘗仕於裕耶桓玄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
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未論

陶集
實爲玄裕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
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
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
用武之地，玄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來者也。
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仕則
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
已。此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
彭澤，劉裕大業已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
後十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

矣。仁傑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
譜中。至仕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
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
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
子至乙巳，凡六年。旣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
阻風詩，則是未嘗居江陵。使先生果仕於玄，
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
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
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

陶集
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竊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元興元年壬寅

桓玄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憂

二年癸卯

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玄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三年甲辰

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桓
玄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義熙元年乙巳

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
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
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
經錢溪詩益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
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

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并序顏延之爲
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
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
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
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
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
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
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爲參軍十一月去
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何也仁傑

陶集
以歸去來序考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蓋自
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蓋在
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
居詩既歸而耕植不給於是有弦歌之意所
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
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
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
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

外除值桓氏亂間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
府未幾復辭去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
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考又
以鎮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
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
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
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
竊取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
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之言曰獨正

陶集 九
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
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義熙二年丙午

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味其詩蓋自彭澤歸明
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按太元癸卯先生初仕爲州祭酒至乙巳去
彭澤而歸纔甲子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
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
述古本止五首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

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
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三年丁未

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
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
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四年戊申

六月有遇火詩

五年巳酉

陶集

年譜

陶集
有九日詩

六年庚戌

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七年辛亥

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

故其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興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八年壬子

有雜詩十一首有句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讎所住公廨近

陶集
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誚之也事見蕭德
施所著先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
盧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
年討盧循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
後

九年癸丑

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佟吾年過五
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未云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
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
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佟八歲耳先生悼
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
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
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
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
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
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

五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十二年丙辰

八月有於下溪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示
龐主簿鄧治中云僂仰六九年其年先生五
十四時顏延之從江州刺史劉抑來為後軍
功曹在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考之
抑以是年到官云

十三年丁巳

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
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
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為我
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
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
如避秦也

十四年戊午

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陶集
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先齎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二年庚申

夏六月晉禪於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述九章自註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

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註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淵明

陶集
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
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末禪宋前二十年輒
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
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
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
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
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
而已嘗考集中諸文義熙已前書晉氏年號
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

文云維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
宋永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
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
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
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
否固不一槩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
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
專為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
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詳味

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
創業之初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
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史述九章夷
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歲吾猶識其
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
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
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
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
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

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
足見矣

宋高祖永初二年辛酉

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
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脩五十或疑是辛
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脩五十猶言
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
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脩
五日與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

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三年壬戌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

文選顏延之爲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

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畱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旣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詩按陶侃傳曰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

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咸和七年薨世子夏襲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

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寔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使侃諸子而

陶集
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
既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
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
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
流人易世疎又有禮服既悠之語蓋昭穆至
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
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
則俗本所改序文果非

三年丙寅

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
往候先生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
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
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
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
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考其
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
皆有傳蕭梁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
所作誅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

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
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
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
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
潛字淵明者其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
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而謂潛爲
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
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
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

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
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
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
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
後所更以集與本傳考之則有可疑按先生
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
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
淵明又按蕭統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
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

陶集
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
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
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
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
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
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
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
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
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

生之意耶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
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
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
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
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當曰陶淵明字元亮
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
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四年丁卯

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辭

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
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疝
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疝疾卒也又云藥劑弗
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
沒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歛遭壤以窆旋
葬而窆自祭文亦曰奢耻宋臣儉笑王孫又
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
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為祭文挽歌與
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

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
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陶靖節年譜

我兼自哀曰道合二字之美猶謂人地歌
養到可味矣簡出之相編書實樂令終日靜

陶淵明傳

梁昭明太子統撰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
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
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
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

陶集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恪情去留環堵蕭
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
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
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
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
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
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
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

鎮軍建威叅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
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
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
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
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
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
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
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

陶集
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
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
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先是顏
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
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
飲致醉弘又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
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

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
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
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
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
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
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若
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
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

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
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
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撰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忤不求者明達
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
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

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
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
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
役於人間哉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
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
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
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
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
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

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雞豈競鳶鷂之肉
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
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
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卒如其言豈不
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
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
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
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
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

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
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
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
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
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
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
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
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按粗爲區目

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靖節徵士誄

宋顏延之撰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湟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

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并曰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
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灌
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
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
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
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
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
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

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
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
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
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
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
粹溫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
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
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

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
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
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
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
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閒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
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訐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病疢疾視化如歸臨凶

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傜幽告終懷和長畢
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
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
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憇非舟非駕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
中言而發遺衆速尤迂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
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予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

附錄
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
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蘇東坡和陶詩卷上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
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藜芋而
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
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
獨猶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
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
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
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

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

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
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
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
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
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
之者亦一二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南東齋
引

和時運四首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

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
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
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
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
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

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
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

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

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

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髮
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六首

海南多荒田俗以買香爲業所產秔稌
不足於食乃以諸芋雜米作粥糜以取
飽余旣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
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

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殖播厥

薰木腐餘是穡貪夫汚吏鷹鷲狼食

豈無良田膾膾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驚麀

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諸糜以飽耆宿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鉏耜好爾鄰偶斬艾

蓬藿南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游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

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

和陶詩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
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和停雲四首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
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脩且阻眷此
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
颺作海渾天水漠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
出門寤寐北窓念彼海康神馳往從

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餽奠化之廓兮忘情萬里
遲子晨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

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永和夢幻
去來誰少誰多彈指大息浮雲幾何

和答龐參軍六首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
歸過惠爲余畱半月旣別和此詩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
之趾卜我新居而非玄德三顧我廬

香閣言
五
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
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鄰
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於中傾倒出之奕奕
千言粲焉成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
卯妙侍側兩髦丫分歌舞壽我永爲歡欣曲終
悽然仰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聞
擊鼓其鏜船開艣鳴顧我而言雨泣載零子卿
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
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

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歸園田居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
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
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
日葱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如芡實
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
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臥
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

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
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
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
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
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
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餽薪米救我厨無烟斗酒
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
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窮猿旣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
餘想江鷗漸馴集蠶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
嶺紫筍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
句我醉墮渺莽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
而歸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
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
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

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
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
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
老足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

固不勝燭霜颺散氛稜廓然似朝旭莊子云月固不勝火

郭象曰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余為更之曰明于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燭天地而不

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勝耶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

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閒人一
切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為我役斜川追淵
明東臯友王績詩成竟何為六博本無益

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瘁俛
仰中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代肅殺有
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
明飲酒腹尚冲草去土自墮井深牆愈隆勿笑
一畝園蟻垤齊衡嵩

和酬劉柴桑

紅蓀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

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淇上

出山藥一名玉延一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

游

和與殷晉安別

送昌化軍使張中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儋耳陋日與雕

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

綦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牀

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
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

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愧十口今
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
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
日炯炯畱清暉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
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答龐參軍

三送張中

和陶言
九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
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
戟亦森然才智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
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百聞往鑿臯蘭山白衣
挾三矢趨此征遼年

和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閒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
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
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爲有哀

樂輒復隨漣洏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
醉時語答我夢中辭

和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
奇絕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
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
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
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和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
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
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
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
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
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
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和怨詩楚調示龐生簿鄧治中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

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
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臥重
裯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
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烟
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

和九日閒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
和淵明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

所名龍山憶孟子粟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艷
漚漚糟牀聲聞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
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軻
識天意淹留見人情但願飽秔稌年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
樓迨今一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
也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
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
羊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
角鳴枕席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
年束薪誰與析

洄潭轉碕岬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廛氓此地乃
得之葺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
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
地古人不吾欺

和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
竭時吳遠游陸道士客於余因讀淵明
歲暮和張常侍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
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
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
憂梨棗愆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歲暮似有
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
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

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間美感念少時
悵然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
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
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
我襟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
顏如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

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
 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雀鷺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尖其全首誦我
 先君詩肝肺為澄澈猶為鳴鶴和未作獲麟絕
 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
 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
 必挾日月

和示周祖謝三郎

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

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第
 子散莫臻忍饑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
 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永愧
 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和連雨獨飲二首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
 荷葉杯工製美妙畱以自娛乃和淵明
 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爾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

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僊晚景最可惜分
飛海南天糾纏一作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影
一杯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爲何年
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嵇
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僊淵明豈知道醉
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趨天地先醉醒可還
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牀頭
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
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
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
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兩鴟酒肯借一
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
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
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

禾陽詩
真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
顧慙桑榆迫豈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
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春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
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
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姜詩幸有餘薪
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爲子孫貽

和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颺卯酒暈玉頰紅綃卷
生衣低顏香自歛含睇意頗微寧當娣黃菊未
肯姒戎葵誰言此弱質閱歲觀盛衰頽然疑薄
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遲老人
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和游斜川

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
川游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汎
汎隨鳴鷗中流遇洑澗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

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未知
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
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

和巳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
韻淵明巳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
菊潭水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
趙戒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

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
潭霏慶霄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
益內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酌五柳陶夕英
幸可掇繼此木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儋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
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
木幽茂坐客欲爲釀錢作屋余亦欣然
許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

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

通免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淵明本用細字聊取其同音字

聊將自知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

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

子林塘淺

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閒井

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

急瓦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

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爲子鄰鳩舌
儻可學化爲黎母民

和還舊居

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

墓悲生世不暫寓此身念念非鸞城亦何有偶

捨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

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

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和陶詩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
不如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
與功名疎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
此幸收廢棄餘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
犧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
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二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灑掃罷飽食不
自安願治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晝功不自覺夜

氣乃潛還早韭欲爭春晚松先破寒人間無正
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
不持鋤未免駢我顏此心苟未降何適不間關
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聚糞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
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菘養土羔老
楮生樹雞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
信冰盤鳴玉哀茵陳點膾縷照坐如花開一與

蚤叟醉蒼顏兩摧頽齒根日浮動自與梁肉乖
食菜豈不足一作呼兒拆雞栖

和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
宿昔仰看桄榔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
人黃壤隔溪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
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鵬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
插籬槿護此殘竹栢游城北謝氏廢園作

和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作郊

行步月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閭
里情怪我夜不歸茜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
我兩友生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
野始覺丘陵平暗蛩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
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免為詩酒縈
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蘇東坡和陶詩卷上

蘇東坡和陶詩卷下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為樂往往頽然
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
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
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
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
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

蘇東坡和陶詩卷下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為樂往往頽然
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
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
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
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
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

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
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漼然忽冰釋亦復在
一言嗇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
秘君勿傳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
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
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蠹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
網悲啁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
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
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
幾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爲此
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
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牀自甘寢不
擇管與綺

禾階言
頃者大雪年海派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饑寒見
真情牀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
復澆腸鳴脫衣裏凍酒每醉念此生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
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
繞復何爲舉觴酌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
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
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

慰吾事幸不諧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
且復逝抵曲吾當迴

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
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
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
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溉未濡稿詔書寬積欠父
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
籍醉几書謝表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
語辭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
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
筆醉語輒錄之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
不醒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黠如東郭魏東
縛作毛穎乃知稽叔夜非坐虎文炳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
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翫

麟乃爾貴乞身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
定迹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頎然六男子粗
可傳清白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曉曉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
欲成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
骨開天庭淮老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
里一歡媿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厨聖賢襍無事時

和陶言
一 中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
門散刀弓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
衆惑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
酒弔亡國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
類已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
我醉鄉里吳公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鵬鳥
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恃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頽然不事事客至先
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創痍新三杯洗戰國一
斗銷疆秦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
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
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
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和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
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

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
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
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
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
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
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已微疴
坐杯勺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
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和詠二疎

二疎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
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
道獨兩傅世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
蛻未蛻何所顧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
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常游東海所歷若有素
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
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和詠三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
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
君求蓋惟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
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
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荆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
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

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
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爲
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
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
天庭亡秦只三戶况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陛
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
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

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窓臥明景翻
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
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
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
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螻蛄流知有龜
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
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
無儔奇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
世爲三游

子政信奇逸妙筭窮陰陽淮仙枕中訣養練歲
月長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
人非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龜息三歲號
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牀竟不死抱
一無窮年

禾陽集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
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
縑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
如林其後有李寬雞鵠非同音口耳固多僞識
真要在心

黃華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廖井窖丹砂紅泉湧
尋常二女戲口耳一作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
寐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
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
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
近在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安用御
氣本無待

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
生死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
丹差可恃

禾陶詩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
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
錄此庸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
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携手葛與陶歸
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
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

絕無四鄰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
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黃庭閉目寓
兩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
闊河漢永西窓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
繫逝水無畱騁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
子房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兔死縛淮陰狗
功指平陽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強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
傭保。著書會幾許，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
我歸不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
愧，可與君平道。

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
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斲漢室，豈
計一郝慮。昆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我知公所
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
不可悔，庶爲來者懼。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
餘事。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
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
根，歎息復棄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
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昔與吳遠游，同
藏一瓢窄。潮陽隔雲海，晚歲儻見客。代薪供養
火，看作栖鳳宅。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犷，枉費塵

和陶詩
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
鎖啓伯陽鷲城見諸孫貧苦我爲傷空餘焦先
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
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
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
歎舊說易兩篇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
巖崖遂令青衿子珠壁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

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
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胸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
橋棗今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蠓浦旣黏山暑
路亦飛霜所欣非自罔不怨道里長

和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
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
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

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
與戎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楊雄崎嶇頌沙麓塵
埃汗西風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
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鵬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
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去此復何之少
安與汝居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
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遊蕩志隘八荒九夷爲藩籬四海環
我堂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杳茫稍喜海南州自
古無戰場奇峰望黎母何異嵩與邛飛泉瀉萬
仞舞鶴雙低昂分汜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
儻可飽無肉亦奚傷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于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
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傘平積亂犀
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
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儂句莫余欺爨牲

茵雞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縈煙嫋

清歌貪人無饑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隕

隊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朱初平劉誼欲冠帶

黎人以取水沉耳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

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

遽掩一丘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

未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蕖香色獨

未改欲為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

藥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矣一作失那容悔

黎山有幽子形稿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

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翛然獨往來榮

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

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

吉貝布海風今歲寒

和東方有一士

餅居本近危甌墜不知完夢求亡楚弓笑解適
越冠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殺
潼失重關屢從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
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
嶺茅瘴一洗月闕寒

和和劉柴桑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躕漂流四十年今乃言
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藂盡
平狐兔墟黃櫨出舊枿紫茗抽新畝我本早衰

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
從低深山窻自明疎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
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和詠貧士七首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近樽
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
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
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飛我欲作九原獨

和陶詩
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
此千駟良可悲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
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
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
歸視世差獨賢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閒手自適寄此無
窮音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疎巾歎虛漉塵
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思送酒家

保勿違故人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弱毫寫萬象水鏡無
停酬閒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
有尊空憂二子不竝世高風兩無儔我後五百
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憐退朝人餽酒出
太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陽徂
歲慘將寒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顰我顏貧居
真可歎二事長相關

老詹亦白髮

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

相對垂霜蓬賦詩殊

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

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

通門生與兒子杖屨聊相從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更不識今與農

圃儔買田帶修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

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

安鹿門有前脩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

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

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

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

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

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

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

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

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
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
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
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
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
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
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
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
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

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
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
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
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閒偶自見念起忽
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
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雞有時
鳴尻駕無可稅苓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

和歸詩
得甘芳齧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
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
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癡慧蒲澗安期境在廣
川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
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和歸去來兮辭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
以無何有之鄉爲家雖在海外未嘗不

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臥江海之瀕洞弔
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
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
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摘而喪微我
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車闔門藩垣雖
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
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爲一俾婦姑之相
安知盜竊之何有乃培門而折關廓園鏡以外
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滄百泉之夜

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
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敝廬復舍此而焉求均
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余以一言
非八卦與九疇方饑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
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
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
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畱駕言隨子聽
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湯稼之終枯
遂不漑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

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蘇東坡和陶詩卷下

和陶詩

卷下

下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陶靖節集

總論

蘇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黃山谷曰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

○又曰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苦清淡之宗詩家視
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真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于三百
篇楚辭之後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風人以來得野意
者淵明而已

張續曰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

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
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故先生
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
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
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
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
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
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
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

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
言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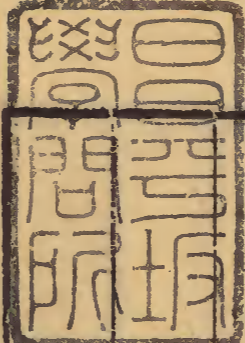
雲僊散錄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
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
此水過吾師丈人矣○又得太守送酒多
以春秫米雜投之曰少延清歡○又日用
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
有是火何以充腹○時偉按拜火師水佻
雋不類陶語蓋贗書也

晉書隱逸傳曰潛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
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牕之下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刺史王弘
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
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
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
道要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
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飲窮日○弘後
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潛無履弘顧

南康志五柳館在府城西卽淵明故宅○醉石在栗里澗中一大石隱然有人形相傳靖節醉卽臥此

袁郊甘澤謠曰陶峴彭澤子孫也開元中家崑山豐田疇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布衣焦遂進士孟彥琛孟雲卿遊置女樂一部於舟中奏清商曲於江湖時號水僊云

姑蘇志陶峴者淵明後也自製三舟與客孟彥琛孟雲卿焦遂輩共載吳越之人號爲水僊招之不赴亦有不召而自詣者自云終當樂死山水浪迹三十餘年歸老於吳○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佳山水必窮其勝性知八音撰樂錄八章以定其得失峴文學可以經世自謂疎脫不謀宦達徧游江湖往往數年不歸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



峴市得古劍玉環各一復得一黑崑崙奴善沒
 水峴撫之曰此吾之寶也遇險深處輒
 投環劍使奴沒而取之以為樂偶投洞
 庭最深處奴沒未久即出勃如日不可
 取也是二物者墮一寐龍前金色而利
 爪吾幾以身為餌峴曰二寶失矣汝生
 何益奴泣曰一入窮泉永不復矣復投
 而下忽躍出水面者三尺餘一金爪攫
 之沒不復可跡

陶集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paper texture.]

